

当代军旅生活的个性化叙述

——读苏向东长篇小说《北极猎人》

□曹 坊

业余作者向来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占有丰厚而独特的生活资源,使人们常常对其充满殷切的期待;也指其发表和出版作品的量与质,庶几可以同专业创作队伍等量齐观。苏向东的这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北极猎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以纪实的风格和第一人称的叙述,为我们描绘和展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化特征的军旅生活。作者在竭力还原生活原貌的基础上,追求鞭辟入里、犀利通透的思辨特色,使作品洋溢出简洁流畅、清新别样的美感趣味。就其表现的生活内容和反映的写作特点而言,堪称业余写作的新实践和新收获,无疑给读者带来了某种新鲜的阅读体验。

作者以某警备区副局长东方治剑的个人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一系列颇具时代意蕴而又耐人寻味的当代军旅生活故事。无论是讲堂上的唇枪舌剑,还是天漠之地的勇斗顽劣;无论是与铁骑参谋长惺惺相惜的碰撞,还是与王处长志趣相左的对峙;无论是同爱沙尼亚特兵的争锋,还是与间谍蓝秀儿的斗智。这些故事虽不见得有多么独特,但却被作者描绘得波澜跌起,悬念丛生,曲折动人。小说把人物始终置于矛盾的漩涡来刻画,在针锋相对或机锋暗藏中,反映出人物的心理、意志和性格,进而塑造出东方治剑这样一个身居中高级岗位,思维前沿堪当大任而又英气勃勃不落俗套的当代军人形象。在东方治剑身上,寄寓着作者对于军旅、对于人生、对于文学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也反映出作者对于当代军旅生活的新思考与新视角。

(上接第6版)

抒写悲情,那些逆境中的执著与坚韧使人物形象更有深度,而真切表达个体面对命运的无力感,则使人物形象更有分量。在主人公们的从容淡定中,实际上正包含着悲情的特质,体现出面对命运之劫时的凛然。当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命运的轨迹陡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忍辱负重,不向命运妥协或义无反顾地走向预知的悲剧结局,给予人物动人心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不回避悲情,主动设置悲情,在悲情人物和悲剧情境中探求人性的内在能量,吟唱一曲悲怆悠婉的生命之歌,这是近年来军旅题材影片不约而同地通过人物的命运感来深入刻画人情人性的共同艺术探求。

三

设置悲剧情境实际上在新时期军旅题材影片中多有涉及。像《祁连山的回声》《马蹄声碎》《战争子午线》等,开始深入触及与表现战争本真状态以及悲剧情境下人物的心理与情态。近年来的军旅题材影片更注重表现在逆境、绝境中人物的抉择所带来的命运变化。命运的转折往往伴随着重要的抉择,抉择是军旅题材的经典叙事元素。这样的抉择往往是生死抉择,是关乎到个人命运、前途的重要拐点。《飞天》中的张天聪在一次次落选后,面临是否坚持做航天员的抉择;《喋血孤城》中的余程万面临是否要坚守孤城的抉择;《歼十出击》的岳天龙在飞机出现故障时,面临是跳伞保全性命还是坚持驾机返回的抉择……在这些人生道路、心路历程的重要交叉点上,寻找、发现、设计新颖的场景与细节,正是丰满人物形象、勾勒人物命运轨迹的重要手段。

《沂蒙六姐妹》中,当回娘家借粮的月芬知道自己未曾谋面的丈夫行军过路回家,正等自己时,她连忙向家里赶去,路长情更长。但回家后发现丈夫已归队离去了。面对空房和枕头上新躺过的印记,她失声痛哭。这是他们惟一一次见面的机会,却因双方都为着“国事”而把“家事”亲情错失了,这将是终生的遗憾。这一情节设计很感人,紧贴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特别是枕上的印记所唤起的女性的委屈与辛酸令人动容。伟大的沂蒙女性在默默奉献、对革命巨大支持的同时,又承担着多少命运的苦涩与不公。

再比如《喋血孤城》中,余程万在突围前有一系列平静的表现:给妻子留书,从容整装。特写镜头下是平静的手、剃须刀、军装、勋章,静物般的画面实际上正传达出画外人物视死如归、坦坦荡荡的胸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激战前夕肃穆氛围下的安静场景和精致细节,用对比的效果传达出人物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的浩然之气。而《岁岁清明》中的尹逸白在被日本兵绞死前的一刹那,他的目光与躲在茶园中满怀悲伤、终于明白了真相的阿敏的目光相遇了,尹逸白平静而从容地绽出了一个微笑,这个无言的微笑包含了释然、坦荡与对自己抉择的命运归宿的满足与安然。

显而易见,上述这样的场景与细节是“接地气”的,有着真切的温度和生动的呼吸感,充满人性的温情与个体化的体察感悟,为人物传递出细腻的心理与情怀。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画龙点睛的细节,才使影片人物形象饱满,具有了命运的独特性、层次感,也为受众带来了情感的共鸣和深层的思考。

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要通过人物的命运传递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中国军旅题材电影在这一方面作出来了一定的探索。与新时期军旅题材影片多在探索风格和奇崛叙事上刻画人物的命运不同,近年来这些影片更注重立足本民族审美特征和东方人伦意境,选择新颖的切入视角,恰当营造影像视觉冲击,在平实圆融的叙述风格与叙述节奏中,与受众建立审美的契合,与主旋律基调保持内涵的共通,与艺术探索的维度保持敏锐的感应——这是近年来军旅题材电影的新质。但是应该承认,和世界优秀军旅题材影片对人物命运的刻画相比,我们的创作还有差距,如何深入挖掘个体命运与军旅背景的关联,如何使人物命运与个性充满民族审美意蕴,如何汲取国外优秀军旅题材影片的优长,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更深切地表现现实矛盾与人物命运的激烈冲突,如何展现军旅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人文内涵——中国军旅题材影片还应有更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并与对手一比高低。小说着力描写为了在这样的平台上展露非凡身手为国争光,吉长弓、李载等官兵所作出的牺牲奉献,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而在对抗激烈的对外交流中,作者以敏感的心体验着来自参赛国军队的友谊与敌意,感受着文化与心理的差异。与美军领队辛普森准将的枪法与心理的对抗,因我第二小队的成绩过于优异而无来由地被要求取消其比赛资格,我据理力争终于破解其无端怀疑,都是小说中的精彩段落。作品对其微妙的、暗藏玄机的心理与行为较量的描写,可谓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而小说最后导入谍战的情节,也反映出当代某种严峻的现实,使小说和人物的命运平添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小说对人物情感的描写,铺展了一条有意思的线索,不仅使小说具有了现代特征和浪漫色彩,似乎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东方治剑与唐琴的情感纠葛的描写,既写出两人相知相怜的神交,也画出两人必须恪守的道德底线。唐琴这个人物的存在本身既富于青春与可爱的个性,又散发出勃勃生气。短信之类的消息频传与联络,使人物意向的表达都有明显的时尚性和现代感。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交往,以及他发乎情止乎礼的某种定力,反映出他高度的理性与自觉。她仿佛是置于东方治剑对面的镜子,映照出他作为一个当代军人,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所遇到的情感冲突,所持有的操守与品格。作者对这个人物行为和艺术分寸感的拿捏与把握,都是较为恰当的。

“北极猎人”似乎含有某种象征意味,从二战的战例到今天的军人行止,作品以形象的力量向我们表达了其独有的思想寓意,即无论遭遇何种处境,军人都要具备猎人般主动进攻的姿态,而且要目光如炬地洞察一切明亮或晦暗的事物,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不管付出多大的流血牺牲,都要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并且能够在一切对手的较量中战而胜之。这或许就是这部小说能够打动读者的地方。

裴志海和裴指海

□李潇潇

我相信,当裴志海成为裴指海的时候,他的小说就发出了不同以往的绚烂的光彩。

他在《西南军事文学》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亡灵的歌唱》开始第一次使用裴指海这个名字。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怯怯地在这个小说中署上了这个陌生的名字。第一次总是让人不安。他肯定想不到这个名字对他意味着什么。这篇小说很快引起文坛关注,《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先后转载,然后又荣获第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先后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中篇小说年选,同时入选《小说选刊》2010年小说排行榜。在这一年里,他还以短篇小说《高人之死考》获得《作品》杂志第十届“作品奖”。2011年出版了雄居当网军事小说畅销书榜长达9周的《往生》。根据中篇小说《伤花怒放》拍摄的数字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根据另一个中篇小说《勇士》改编的数字电影即将在今年拍摄完成,还有两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30集电视连续剧正在紧张筹拍中。

对文坛来说,裴指海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此之前,他一直用裴志海发表作品,但这同样是一张陌生的面孔。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但真正找到他本人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我是在部队举办的文学笔会上认识他的。一个优秀的作家肯定需要多种天赋,敏感而又丰富的内心,对事物永不疲倦的好奇、执著,富有激情、爱,但最重要的还是孤独。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一个孤独的个人。孤独的人会主动远离应该远离的人,远离应该远离的事,让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尽可能地单纯,这样的人很容易把所有的心思集中用在写作上。这样的作家面对外界可能缺乏自信,但他们内心对文学更执著,因为他坚信,真正具有力量的还是文学本身。文学甚至是他们和外界发生接触时的保护人。

裴指海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自信的人。

他还是裴志海的时候,百度上有两万一千条结果。在他使用裴指海来写作时,肯定考虑过原来的那个名字,虽然影响并不大,但还是有迹可循的。他的放弃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同时也证明了他内心的强大。裴志海的写作史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那时他发表过100余篇作品,类似于今天的韩寒们,但先天性营养不良注定他不可能像韩寒们那样走得太远。他们那个时代的“中学生作家”几乎全军覆没。裴指海可能是那一拨中唯一还在坚持写作的。裴志海时代的作品很多,出现的时间也很早。他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昆仑》《广西文学》发表过中篇小说,当时他是一名上等兵。文学是需要才华的,同时也是个性坚韧、坚持实际行动的人的事业。

实事求是地说,裴志海时代的写作,面目是模糊的。他的作品中既有天马行空极具想象力的《七个泡泡糖》,还有努力还原真实,但结果却只能达到部分真实的纪实文学《冷的冬,热的雪》,他既写出了已经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两部纪实文学,也写出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出版的另外三部长篇小说。但我还是喜欢成为裴指海以后的小说。

在裴志海时代,他的小说很清晰地和他的生活经验同步,既有校园题材,也有乡村题材,还有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他的中篇小说《伤花怒放》是一篇讲述革命时期爱情的小说。女大学生追寻革命,参加了解放军,在组织的安排下,嫁给一位首长。革命与浪漫有着天然的矛盾。就在两人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逐渐产生爱情,爱情之花已经在两人的心间绽放,他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在朴实、原生态的叙述中,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情感。

中篇小说《锅盖头》描述了三个从红军团分流到“猛虎”大队的士兵,在陌生的环境中所面临的冲突与融合的故事。小说采取了军事“比武”事件、后勤“养猪”事件和政治“宣传”事件来试图描述一个注重实战、不搞形式主义和积极准备未来现代化军事斗争需要的现代作战部队,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的现实冲突。有评论者认为《锅盖头》是反映当天下军旅生活很有活力的一部小说。但这些小说仍以现实主义叙事,更让我着迷的是他的另一类

并与对手一比高低。小说着力描写为了在这样的平台上展露非凡身手为国争光,吉长弓、李载等官兵所作出的牺牲奉献,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而在对抗激烈的对外交流中,作者以敏感的心体验着来自参赛国军队的友谊与敌意,感受着文化与心理的差异。与美军领队辛普森准将的枪法与心理的对抗,因我第二小队的成绩过于优异而无来由地被要求取消其比赛资格,我据理力争终于破解其无端怀疑,都是小说中的精彩段落。作品对其微妙的、暗藏玄机的心理与行为较量的描写,可谓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而小说最后导入谍战的情节,也反映出当代某种严峻的现实,使小说和人物的命运平添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小说对人物情感的描写,铺展了一条有意思的线索,不仅使小说具有了现代特征和浪漫色彩,似乎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东方治剑与唐琴的情感纠葛的描写,既写出两人相知相怜的神交,也画出两人必须恪守的道德底线。唐琴这个人物的存在本身既富于青春与可爱的个性,又散发出勃勃生气。短信之类的消息频传与联络,使人物意向的表达都有明显的时尚性和现代感。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交往,以及他发乎情止乎礼的某种定力,反映出他高度的理性与自觉。她仿佛是置于东方治剑对面的镜子,映照出他作为一个当代军人,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所遇到的情感冲突,所持有的操守与品格。作者对这个人物行为和艺术分寸感的拿捏与把握,都是较为恰当的。

“北极猎人”似乎含有某种象征意味,从二战的战例到今天的军人行止,作品以形象的力量向我们表达了其独有的思想寓意,即无论遭遇何种处境,军人都要具备猎人般主动进攻的姿态,而且要目光如炬地洞察一切明亮或晦暗的事物,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不管付出多大的流血牺牲,都要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并且能够在一切对手的较量中战而胜之。这或许就是这部小说能够打动读者的地方。

西南地区,山川毓秀,人杰地灵,厚重的历史人文、丰富的红色资源、多彩的民族文化,孕育出深沉厚重、苍劲豪迈、绚丽多彩的军事文艺。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西南战区军事文艺始终高扬主旋律,挺立在时代潮头。进入新世纪,当《毛主席派人来》的优美旋律还在巴蜀大地回响,当《洗衣歌》的动人故事还在雪域高原传颂,西南战区军事文艺已站在巨人的肩膀,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向前。

铿锵有力的时代节拍

2000年,历史的车轮驶入一个新世纪。这一年元旦,一部名为《突出重围》的电视剧,成为千禧年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的开篇大戏。该剧瞩目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历史潮流,将对英雄主义的讴歌融入科技强军之大势,凸显了“打赢”的时代主题,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开创了新时期军旅电视剧的新高度,并由此带来了军旅电视剧的热播。

回顾历史,西南军事文艺创作一直与时代同行。歌曲《北京的金山上》《阿佤人民唱新歌》、舞蹈《飞夺泸定桥》、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等经典之作,无一不闪烁着时代的光辉,描绘着时代的变迁,蕴涵着时代的理想。近年来,每当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总能看到精品力作的涌现: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推出了电视剧《红色记忆》、音乐剧《太阳花》;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推出了话剧《生命高度》、杂技主题晚会《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历史时刻,又推出了音乐剧《燃烧的雪野》,投排了舞剧《英雄格萨尔》。

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中华民族一场深重的历史灾难。在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成都军区文艺工作者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用各种艺术形式书写历史、记录时代。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的文艺工作者们深入灾区,在北川一户农家跟踪拍摄近一年,制作了记录片《劫后》,从平民的视角讲述大地震后普通村民重建家园的故事,反映出中华民族面对天灾大难时倔强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该片不仅囊括了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还在英国BBC国际新闻频道等国际媒体上播出,深受观众好评。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在震后一个月之内,就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重兵汶川》,立体式呈现了全军部队抗震救灾的宏伟画卷。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政治部主办的大型主题晚会《感动天地铸忠诚》,集中了全军参加抗震救灾6个大单位文工团的创作演出行力量,全景展现了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唱响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与灾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时代乐章。值得一提的是,军区作家熊家海多次深入灾区,被伟大的抗震救灾场面深深感动,夜以继日创作了两幅大型丝网画《废墟中——生命的最后定格》(长16米)、《子弟兵——我们的生命通道》(长26米),在北京展出时引起强烈反响。不久,熊家海因病逝世,这两幅作品成为他生命中的绝笔,印刻在历史的天空。

磅礴豪迈的军旅传奇

西南战区有祖国近四分之一的领土,有数千公里边防线,雄关巍峨、雪域苍茫,数十万将士戍边卫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抒写不尽的英雄传奇。多年来,西南军事文艺创作始终坚持“姓军”“为兵”本色,以军事题材作品创作为主要方向,突出军营特色,用优秀作品鼓舞和激励官兵爱军精武、忠实履行使命任务。

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西南军事文艺作品既有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呼唤,也有对当代人生的思考,在重现革命征途的悲壮和曲折中,弘扬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大公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裴山山的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以女性作者特有的视角,对战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进行了成功开掘。作品不但记述了“昨天”,让人重温十八军进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更通过深挖已逝老一辈西藏军人群身上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牺牲奉献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今天”和“明天”。如今,这部作品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和银屏,还走出了国门。置身于西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舞台,他们历经3年筹备,终于将这一伟大题材搬上舞台。2012年3月,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将在国家大剧院亮相,演绎藏族文化的别样精彩。

创新,还体现在敢于打破陈规陋矩,赋予艺术以全新的样式和风格。2009年,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推出了器乐情景晚会《印象西南军乐风》。晚会具有诸多创新:在音乐演奏上,以民族器乐为主体,重点突出民族弹拨乐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在编排形式上,将器乐与声乐、舞蹈有机结合,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在节目衔接上,打破传统的“报幕”模式,采用乐器小品演奏进行串场,好似一根金线穿起一串珍珠,与舞台晚会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不仅如此,晚会的10余个器乐作品均系原创,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创新意识。在2009年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中,这台晚会成为器乐晚会中最大的亮点,斩获的奖项最多。

话剧《生命高度》是又一部富有创新性的优秀作品。它脱离了传统戏剧的模式,采取多视角、散点式的戏剧表现样式,诗化般的语言,简洁明快的舞美场景,在主题思想、表现形式、导演手法、灯光舞美等诸多方面进行大胆创新。舞台呈现上,该剧遵循中国传统戏剧“假定性、虚拟性”的美学原则,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注入并强化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段,把创作者对生活原型的深切感悟提炼物化成“战士负重艰难前行”的可视性肢体语言,将精神缺氧外化为高原生活缺氧,将巍峨的雪山冰峰折射为战士不朽的雕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号召,西南军事文艺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回顾过去,西南军事文艺在“突围”中屡创辉煌;展望未来,西南军事文艺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在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谈新世纪以来西南战区军事文艺创作

□雷鸣 邓祥辉

画卷,表现了当代西藏军人的崇高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揭示出老西藏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坚的深刻内涵,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现实题材美术创作方面也不乏亮点,作为我军第一位油画专业女硕士,青年画家罗敏执著于军事绘画和写实绘画的当代性探索,用充满个性的绘画语言确立起自身风格。以“石榴”系列、《记忆中的红飘带》《新兵营的小丫头》为代表的油画作品,始终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独特鲜活的审美取向,在当代军旅油画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美不胜收的风情画卷

西南战区有着厚重的文化传统,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康藏文化源远流长,藏族、彝族、傣族等几十个民族的民俗风情绚丽多彩,花灯、清音、藏戏等地方戏曲精彩纷呈。深厚的人文底蕴为西南军事文艺创作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和持久的激情,一件件文艺作品,尤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民族风情画卷: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打造的舞蹈《酥油飘香》《阿嘎飞歌》《卓玛卓玛》,从不同侧面面对藏族人民的生活、劳动场景进行了艺术提炼,是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缩影;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打造的舞蹈《鸽子花开》,描绘了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羌寨一派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清音《满山情花开》,从四川地方戏曲中寻找素材,蜀风蜀韵扑面而来,清新亮丽;油画《那曲印象》描绘了新时期西藏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饱含着强烈的乡土气息……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植根于民族的沃土,西南军事文艺创作盛开出耀眼的奇葩——战旗杂技。多年来,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坚持走民族化道路,相继编创了大型风情杂技主题晚会《金色西南风》、大型仿古杂技主题晚会《华夏古韵》、大型交响杂技主题晚会《四季风韵》,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与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合作推出的杂技主题晚会《龙狮》,在世界13个国家的60多个城市演出近4000场,观众达到900余万人次,形成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杂技艺术品牌。2009年,他们首次把中国茶文化以杂技的形式搬上舞台,创作排演了杂技主题晚会《茶》。晚会借鉴章回小说的结构、影视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在高难惊险的杂技语言中融入音乐、舞蹈、戏剧、武术、茶道等各艺术门类精粹元素,使整合晚会异花奇葩竞相绽放,多景交织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派绚烂多姿的“茶”香意蕴。该晚会作为全军唯一的舞台剧目,在上海世博会驻场演出188场,被誉为“世博舞台上的璀璨明珠”。此外,成都军区杂技的许多经典节目,如《双人双秋千——阿昌甩日》《跳绳——阿细跳月》《花棍——寨寨欢歌》等,都直接取材于云南民间传说。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成都军区杂技将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有机融入传统杂技之中,赋予传统杂技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完成了传统杂技从“险”到“美”的转变,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杂技风气之先。

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

创新是文艺创作的灵魂,也是西南军事文艺发展的不竭动力。纵观西南军事文艺10年来的发展历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始终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体现着国家和军队的进步趋势和创新精神。

创新,首先要敢于为人先的勇气,敢于做军事文艺创作园地的拓荒者。近年来,西南军事文艺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推出杂技主题晚会《金色西南风》,开中国主题晚会之先河;创作排演了中国第一部羌族音乐剧《太阳花》